

林
居
漫
錄

林居漫錄卷之四

多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金大叅綠野居官居鄉一以簡靜爲主益朴誠
長厚人也子給舍崑源在留垣多蹇諤聲數
論時事通達國體且有言人所不能言者可
謂克繼前人而光大之者矣

言以文而行文以品而重士君子之所不足者
非文也品也品之不端焉用文之韓柳並驅
而畢竟韓珍于柳李杜方軌而畢竟李遜于

杜故士君子欲以文章成名于天下後世則
人品尚矣

或問做好官而被人中傷將柰何曰人顧自立
何如耳誠站立得住縱遇險惡風波誰能動
我嘗謂做官正鬼神且畏之做官庶鬼神且
敬之而况于人乎彼被人中傷者夫有以取
之也

言官論人須顧情國體往有論華亭而及其夫
人近有論太倉而及其子婦皆務爲攻訐而

不顧惜國體者也且曖昧之私污穢之語豈可褻瀆天聽哉

閻子夏子張論交孰爲正曰夫子云師也過商也不及卽論交足徵矣畢竟吾人當學子夏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豈可藉矜容之說而忘鄙匪之戒也

上旣無前席之言下亦無造膝之謨大臣以窺探逢迎爲精神以結交夤緣爲工夫小臣以奔走權門爲德行以背公植黨爲職業此史

侍御武麟䟽語也切中時弊故錄之

近見會推䟽殊多可議家居而見推如黃儀庭當矣而陳肅菴何以濫及之沈繼山之品高出呂新吾上何以反遺之見任諸公中蓋有老耄庸鄙當去者何以槩舉之而統均總憲兩重任又皆以匪人參焉

朝堂之上公論何如矧會推之法先酌才品最高者正次者陪若才品相等俸深者正淺者陪今則一䟽之內一人之身而或正或陪或

南或北錯置請 裁何無定見乃爾將何以
取信于

皇上哉

自生民未有之論一出而孔子之尊直與天等
誰可並稱又誰敢低昂之也若與釋老並稱
爲三大聖人三大宗師則自管登之始以聖
智仁分別而低昂之亦自登之始六德之說
旣訕矣而又有爲之解者曰先釋老而後孔
子猶夫先夷尹惠而後孔子斯言更謬推尊

時中之聖而先以一偏之聖發之孟子之意
蓋如此今登之果推尊孔子而先以釋老發
之乎否也矧孟子班夷尹惠而不以班于孔
子登之則班釋老于孔子而且末置之矣或
又謂登之以時世分先後亦非也伯夷後伊
尹六百載而孟子首列之重其品也蓋夷之
清萬古希觀而任次之和又次之一班之中
自有差等豈以時世論哉知孟子所以首伯
夷則知登之所以首釋迦矣

王給舍聚洲疏劾黔遼兩撫臣謂郭青螺近著
三論皆以趨奉爲主而婦寺一論明指人主
當與廷臣隔絕惟一意親就宦官宮妾乃相
安相依噫郭之心已死矣何狂悖乃爾謂趙
用吾投揭部科欲乘朝鮮爭立取而郡縣之
夫二百年來不侵不叛之臣一旦乘其危滅
其國于仁義何居豈

天朝所以撫萬邦而風四夷者哉趙之心亦死
矣給舍以二臣可斬可逮誠非過也

審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
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
歲則可以達矣審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
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卧十五歲而周威
王師之噫世之學者奮志用功能若審越乎
則何青雲之上不可立致哉

選郎自摧折之後多改令圖仍蹈覆轍徇請託
通苞苴矣近聞新進士授縣如得好缺費至
千金此從來未有者殊足駭也豈獨壞選法

辱天曹而官邪民困皆由之矣少宰清操素著而司屬乃爾殆亦獨善其身者歟

今洪水震蕩國計民生兩虛地方諸公蒿目焦心而巨室大家方且閉糴坐索高價近聞玉峯某孝廉富冠一邑倉滿數萬見米價日增大喜曰若明歲仍如是吾積蓄可盡發矣貪利幸災如此不仁之甚者也又聞松陵士夫有爲商販緩頰者有爲富戶居間者亦皆無人心者矣

或問救荒之策曰古人以爲無奇是矣今惟平糶一策耳誠能以去冬所入之價爲今日所出之價捐一歲之餘利救一方之生命于我毫無所損于衆大有所益此仁人君子之所務天地鬼神之所鑒也搢紳大夫受

朝廷之恩不爲不厚當發倉廩以倡好義之風閭閻富人取小民之息不爲不多當散積儲以活枵腹之衆不然天災之謂何而又因以爲利閉糶自豐是助天爲虐也而忍乎哉救

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可念也民窮盜起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尤可念也

海忠介祠落成予作文祭告畧云人之知公者在繩糾一䟽知公之槩予之知公者在終始一節知公之真又云公靈在天公像在堂庶正者謁之而忻然有契于其心貪邪者謁之而泚然有汗于其頰卽矯託者謁之亦見其足將進而趨趨也嗚呼是可以維名教而勵世風矣

夾棍之刑自古未有

大明律亦不載傳聞正統間錦衣衛始置以媚
王振而今則各衙門無崇無卑一槩用之慘
毒之狀史所稱死猪愁突地吼者何以加焉
予在海北請于督府通行闔省凡司府首領
州縣佐貳及巡捕巡檢等官俱不許擅用而
自州縣正官以上非訊人命強盜重情亦不
許輕用違者聽叅聽拏仍刊木榜豎立各公
署門首以垂永戒督府從之

顧箴吾有儁才令貴溪吏畏而民安之矣祇以
將迎之悞得過上官轉少府今爲憲僉中間
曾守臨江又以恤民故與稅暨構被論左遷
都人士高之然自庚辰迄今幾三十年不離
五品外官視彼速化者奚若也而公之守正
亦可見矣

張忠定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
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
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迎之且揖張公坐

承事之下詢顧詳欵似有欽歎之意公翊旦
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且常所
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夢告之
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
之上座耶蕪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
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禾麥少熟小民
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
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
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

端受四拜黃公後裔蕃衍至今在仕路者比
比青紫夫承事卑官耳祇以賤糴賤糴一念
之善明神敬之大臣敬之子孫蕃衍青紫雜
沓積善之報固不爽也今之搢紳大夫何莫
由斯軌哉

伍氏羊姓楚之公族也吳之有伍自行人始行
人知吳之將亡也令長子入齊爲王孫氏而
已與次子屠胥間之間漢校尉瓊吳都督延
其胥裔也而皆死國難嗣是代有節烈士焉

臨安失守有官侍從者避地構李孫顯之元
季以賢良徵耻事夷不就歸吳求行人遺址
曰南濠者卜築焉貞隱寒泉二公暨予俱發
跡于此墻宇甚矮而梁柱頗肥蓋元時式也
先封翁暑夜卧其中而屋忽壞出翁于瓦礫
間床脚盡折而翁猶熟睡不覺殆鬼神護持
之歟時翁壽八袞矣是歲

元良生覃恩授章服明年予考績封貴溪令顯
之兄留嘉禾今嘉禾之伍其後也而奉武林

行人祀者其支也予爲督學給以衣巾且置田二十畝以貽之而吳之行人祠獨乏奉祀蓋一缺典云

宋真宗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千宮禁上怒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

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下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卽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公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之矣曾入權書此見王公有三善焉存心之厚也匡君之忠也處事之權也

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後官兩府祿賜豐厚乃克成之夫二公道德勳烈弗可尚已若天推朝廷之恩以及祖宗之胤則後

生小子或庶幾焉予登第初懷思高誼願佐
下風而居家日長居官日淺有志未逮也頃
蒙

聖恩起用海北待罪幾五載俸薪近千金始得
以恢復世業而更益之有庄一區有田六頃
而祀先膳族皆取給焉且歲輸米十五石以
助糧役之北運者又急公之義也時中丞周
公兵使李公郡守趙公司理林公邑令祁公
皆樂成人之美相與裁定令世世遵行世世

免役仍勒之貞珉以垂不朽而予三十年來
未遂之志一旦獲遂矣然實范吳二公有以
風之也

靖康間金虜圍汴城中乏食而轉運使其巨富
儲米麥二十餘萬石府尹自往請之固却弗
與及城破鄰里共縛某併其妻孥俱生噉之
而焚其廬無孑遺矣此貪利幸災之前車也

林居漫錄卷之四終

村居漫錄卷之五

多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天災流行祇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僕隸亦享肥饒貧者父母多填溝壑何天之不仁若此哉居民上者誠能割富之有餘補貧之不足則可以轉不仁而爲仁矣此所謂挽回造化之微權也或曰如取怨巨室何曰德我者多怨我者寡古語云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

御史黃洪毗閩之莆田人也居官不絮罷歸以
所得十萬金置一荔枝園歲可獲息數千僅
一年而焚于倭方倭之圍城也城中乏水而
黃家有兩大井鄰里競求之弗與噫黃以十
萬金賣官卽以十萬金買園當危急時勺水
且吝而孰知官與園之兩喪也亦愚矣哉
國家兩大政曰銓法曰憲綱銓法之壞至今極
矣憲綱之壞亦至今極矣或問銓法之壞子
屢言之矣茲謂憲綱之壞也何居曰試職之

不考實授也各差之不交代不復 命也不

回道

考核而徑改差也多許寬限而槩陞京堂也
噫當事者豈可令二百年來道揆法守而廢
弛之殆盡哉

李君行子弟請貫開封以便進取君行不許曰
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君行心術如此可謂
誠矣家教如此可謂正矣晦翁錄之小學蓋
人人習之矣而世之冒籍者何多也則皆父

凡之過也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搢紳大夫不聞教忠君子能仕之時而先教欺君子始進之日亦大悖乎李狐二公之訓矣

張湯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此湯心術巧處被太史公勘破然却爲萬世奸臣逢君固寵要訣古人荒政詳矣吾獨取強糴者斬閉糴者籍八字告諭何其簡也何其明也又何其號號震懾人也卽曉譬首端無踰于此夫強糴者斬其誰敢攘臂而雄行焉則巨室得安矣閉糴

者籍其誰敢殖貨以自豐焉則窮民得食矣
謂救荒無奇策第患狃于姑息而強者未
必斬牽于世情而閉者未必籍爾噫非剛正
不撓者其孰能行之

祝京兆枝山善草書求之者恒吝而不與然好
人說新奇事聞卽筆焉于是求書者多造言
以罔之輒得書去故枝山所撰野記多郢書
燕說觀者不可不辨

先君子語
如此

鄭子西子產之父皆死于盜子西聞盜不做而

出子產聞盜成列而出世謂子產才于子西
矣予則以人子聞父橫死五內崩烈矣奚暇
從容庀其家事耶卽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又
何顧焉子產誠才于子西而子西之心則過
子產遠矣

嚴養齋陳雨亭居鄉皆以長厚爲主故海虞有
嚴老佛陳弗說之諺雨亭再以言事謫官家
食最久惟放情詩酒山水間以自快足不入
公府語不及世事起官至少司寇無改其素

此亦先正之令軌已或猶謂公之論新鄭爲承望華亭風旨恐未必然

有慶有殃善惡之報止于其身也餘慶餘殃積善積惡之報及其子孫也此皆天道之常毫髮不爽者也可畏哉釋氏乃謂生前所作死後受之今世所作來世受之則大謬不然矣知天畏天一心也惟知故能畏而惟畏知益精知命安命一心也惟知故能安而惟安知益邃然天命至微豈易知哉上智生而知中人

學而知生知尚矣涵養身心而恍然有得于身心之中沉潛經籍而超然有悟于經籍之表此之謂學知

予幼時聞之長老云正德初吳門儒家生一子性甚聰慧甫四歲問父欲讀九經父駭曰汝何知答曰兒夙知之父竒其言取示之先檢論語讀不待指教而聲琅琅矣至八歲忽謂父曰吾非若子也乃瀛水真君令取經典耳今已熟記當去卽仆地死父母哀痛爲卜善

地而葬焉將窆之際雷電風雨驟至衆驚散
及霽視之則棺裂無尸矣此近語怪然亦可
見上界神仙猶知重聖賢經典乃帝者則付
之于烈火儒者則蔑之爲註脚何心也今秦
灰已冷異說方熾君子安得不爲斯道憂哉
予初令貴溪訪求前代忠臣義士而竟不可得
也繼閱疊山謝先生登科錄云本貫貴溪寓
居弋陽喜甚曰固知名邑自不乏人乃聚材
鳩工建先生祠宇焉題曰顯忠以昔幽而今

顯也且請于兩臺春秋祭享載之祀典楊芷
菴作記謂濂洛關閩諸儒講明正學而文謝
二公學皆宗朱故能成仁取義振世教于將
衰維綱常于末造知言哉

文謝二公同榜文
狀元謝二甲傅臚

也先生夫人李攜二子避難貴溪山中採草

木實食元兵踪跡至今曰苟不獲李屠而墟
李聞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終不屈死
壯烈哉與先生節義成雙矣故前堂肖先生
像後堂作夫人主並載祀典云

戊子巳丑間吳中江右皆饑陳心穀開府江右
禁米越境蓋自爲地方計也而南臺方鍾嶽
以閉糴殃民劾之罷歸或謂方受賈人金錢
未必有之但彼此有災安能相恤則方之論
誠過當事者處之誠甚而陳公爲民去官則
何損哉

閱邸報政府計部及臺省競言遏糴之非其意
似爲越閩而咎吳也夫吳方遭洪水之災自
救不給安能救人而以遏糴咎吳謬矣矧越

閩兩省亦自有辨越爲吳之鄰也閩非吳之鄰也越今有災也閩今無災也越取米之路惟吳而已若閩則可取之江右取之粵東取之楚中而何必吳哉故遏越之糴不可遏閩之糴無不可也且閩商至吳必泛大海險遠甚矣而歲不憚數至至輒載米數萬去蓋不盡資閩而資海島諸夷者多也此在豐稔猶當禁之况大侵乎議者弗啓而槩以遏糴咎吳也尤謬矣

新進臺省困阨之久爭上封事侃侃正氣諤諤
讜言發于忠悃之實而當于輿論之公者固
多矣然其間得無有掇拾附會者乎得無有
巧摘文致者乎惟虛衷者能照之耳若陳治
則康丕揚輩或附勢傷善或挾權納賄或久
于清議或新著穢聲俱入彈章殊快公憤
先儒謂光武黜郭后廢太子骨肉至親且相薄
何有于潛龍故人子陵之堅不肯仕窺其微
矣其說似竒其見實陋後世動輒計較利害

議論大都如此若子陵者古之至人輕天下
細萬物志在潁水志其箕山豈慮及君臣之
好終與不終哉故予嘗贊之曰狂奴之態巢
父之心云

問錄中以君子許人者有矣然或以一節而獲
褒或以全德而遺譽何也曰孔聖嘗以君子
稱蘧伯玉矣而鄭僑亦得附君子之列又嘗
以君子稱宓不齊矣而顏淵及未蒙君子之
名蓋品格有至有未至揄揚有及有未及可

執一論哉

男人以紅紫爲袴蓋自嘉靖之季始然惟市井
輕薄兒有之近則諸生輩皆效尤焉而且
以此爲衣裳者殆所謂服妖歟抑男化爲女
陽變爲陰之象歟

言尊德性必及道問學言明明德必及新民內
外相資體用合一此聖門正傳自洙泗以至
紫陽悉由斯軌而近世儒者酷信禪說多事
內而遺外崇體而黜用自誇已超上乘而由

君子觀之則其所謂內也體也且茫然無見猶在苦海中徒勦竺乳唾餘以欺人耳設使釋迦有知亦必蹶然而笑之矣

自奉 三王並封之

旨太倉爲言者所攻雖旋停止而攻之者不已公力求去

上慰留之曰朕自有深意當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可安心輔理慎無疑阻公乃入閣旣閱月而

上不召對公不請對臺省亦無言予上疏畧云
皇上注意之深莫若 元子方今國事之大莫
若 冊立而慰安首輔之心俾無疑阻莫若
冊立

元子

陛下旣欲安其心而不早正 元良之位其何
以安之若徒以爵祿縻之而已則首輔去而
復來之謂何辭而復出之謂何而僅僅爲爵
祿縻也臣以爲冊立之事一日不定則首輔

之心一日不安卽首輔或能安之而不可不
止報顏就列其若天下後世清議何疏入留
中時癸巳四月二十五日也間數日而王侍
御明等始以公疏請亦不報 予又貽公書
曰暫止耦國之嫌狐裘可以不賦終存子抱
之逼兔走未爲無爭閣下處此安得晏然而
已乎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庶幾乎
君心之一悟而 元良早建也則
宗廟社稷寔嘉賴之矣

稅豎橫楚華司理鉅執法繩之被誣逮獄五載
放歸處卒家貧無子天道無知爲善者懼矣
予時坐山間小樓中靜聽百鳥之鳴惟黃鸝清
和圓轉若出金石最可人意故詩曰睨睨黃
鳥載好其音乃知古人作詩卽鳥獸草木之
微咎之審矣

王古菴簡靜敦朴綽有古風敷歷內外輿論歸
之致仕幾二十載與閭里相安無怨尤之者
爲擢紳羽儀云

林居漫錄卷之五
表裕春宗伯之夫人物故十餘載而子孫貧甚
不克葬予晤周中丞齒及之中丞忻然曰吾
嘗捐貲葬之次日而檄下矣因憶予令貴溪
時聞有何憲使者歿已四紀猶在淺土予質
之徐給舍云此敝鄉廉直士也予爲買地葬
焉此特父母之責當然耳若中丞公則以開
府重臣聞善勇爲念故老之清操澤久暴之
枯骨德義弘侈予在下風遠矣

林居漫錄卷之五終

林居漫錄卷之六

多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故宦袁公歷官槐鼎獨守廉貞生有拔葵之操
死無負薪之子一丘慘澹在夫人未慰同穴
之情孤襯蕭條在故舊久遲脫駭之舉澤未
衰于五世魂空望于九京庶吏可爲徒興歌
于優孟寢丘雖在誰代乞于莊王

此中丞行
縣丞袁夫

人檢也閱之令
人慘然心動云

余中翰廷吉請輸已米以賑吳饑蒙

溫言嘉獎仰見

皇上軫念民庶如此且吳之苗吳之富家巨室
不聞捐升合之惠方秦越相視而中翰乃不
難捨三千石之多不憚踰二千里之遠爲

國家卹流殍固根本則其好義亦足風矣豈
可以父故廢哉

屋漏不愧是真修
遜世無悶是真隱
堯舜其君
堯舜其民是真事功

宋儒論漢斬昆錯七國所以破也予謂不然卽

漢不斬錯七國亦何憂不破何也君臣之間豈以曲直論哉且高祖基業至文景而培之固矣景非弱主也條侯非二心之臣也七國各自爲政又同役而不同心也匪獨理不克勢亦不克矣惡在一夫之斬與不斬耶

客有議及吳因之者予曰因之古之狷士也未可輕議客未達予曰因之不請託人人亦不能請託之也不餽遺人人亦不能餽遺之也此兩者皆世俗中所最難得吾之畏友也爾

以同流合污者律之則其蒙議也亦宜

寇戎之警何國蔑有要在當事者運籌幃幄之內折衝樽俎之間安平之火牛淮陰之水罌臧竈增竈囊沙量沙皆臨敵制變非先事豫謀故能除大寇定大難而樹大勲勞也頃東夷西虜二難交作廷臣各持一見爭上封事密勿輒爲下部本兵輒爲覆請無待兩軍對壘而情形已洩雖有石畫奇計將焉用之予䟽言須擇督撫如督撫得人俾默運機權毋

顯露章奏識者頗是之而

廟堂之上竟置不聽

王大守聞谿生長富貴之家而儉約如寒士一難也博覽通古今二難也承天之變不惜一官以衛士民三難也

問吳遭洪水當事者業已爲民請命矣將蠲逋可乎曰蠲逋祇以惠頑民耳完課之良民曷與焉將賑濟可乎曰賑濟祇以惠奸人耳村落之窮人曷與焉必也免本年稅糧乎文

景故事毋論已 國初軍旅數興用度煩費
然洪武十二年十九年天下稅糧本年見徵
者皆蠲之 國初賴其方僅十餘年猶且憫
其困今日資其用踰二百載能無恤其乏况
蘇郡賦額甲海內與諸郡迥別
廟堂之上可執泥常格哉

問近起王洪陽張助所與論何如曰洪陽予舊
寅也習知其品之高益介然冰清屹然嶽峙
者也起之可以庶頑焉可以振懦焉若張公

則吾不知之矣

予高祖玉田公輕財好施值吳中大饑富室多
閉糴以索高價公憤之捐家貲之半糴米千
斛輸官助賑直指以 聞授七品承事郎散
官公聞 命具衣冠望 闕叩謝是夜夢神
人語之曰而有善念而孫當貴先祖寒泉公
果應其兆云

今有一人焉賄賂足以結納權貴智慧足以籠
絡賢豪時擊群小以博風力時陳讜論以徼

聲譽多取而不以貪著深中而不以險稱殆
名利兼收者固鬼神所忌也而人焉能居之
君子觀其終可爾

王聚洲史武鱗數論時事皆慷慨激切允合公
評國有人焉

撫按薦舉方面有司類多溢美如稱其氣度則
曰泰山喬嶽稱其力量則曰補天浴日稱其
學術則曰繼往開來稱其事功則曰旋乾轉
坤此等語匪獨當者愧觀者笑而誇詡浮誕

之詞豈可聞之

當寧哉

嘉興府同知陳文焯署篆遣役往崇德催兵餉
至則已先解矣役索承行吏錢不得毆之于
縣堂知縣諱近充怒杖之役歸糾闔府皂快
泣訴于文焯文焯第冷笑而已近充送考案
入府而各役群毆之毀其轎傘裂其袍帶近
充自其狀文焯不理而推官徐大紳反咎近
充近充投劾請上官徑行予試浙東畢回省

聞之言于兩院當叅文焯而左轄曾景默文焯鄉親也力阻之曰此事只須調停予作色曰古今世事敗壞皆由調停之說誤之爾府官縱衙役毆逐縣官而不問紀綱法度不漸滅盡耶直指曰貴道勿動氣予曰邪氣不可動正氣不可不動直指不懌予具叅文焯兩院指摘峻厲而文焯憑依城社治事如故予移檄切責之且書之高脚木牌以暴其罪而嚴提首惡文焯乃去兩院叅疏亦上景默覽

守巡二道恨予以爲越俎予曰我外臺風憲也貪酷官吏不公不法事情得以按問載在簡書何云越俎哉

君子之交有二曰道曰義小人之交有二曰勢曰利君子之交或有一時之隙小人之交必無終身之好

君子攻小人常也君子攻君子則意氣之過激也小人攻君子常也小人攻小人則權勢之相軋也噫至于君子攻君子小人攻小人而

天下事不可爲矣

定州城中有浮屠頗高廣衆嘗登焉萬曆初自
第一層相推墜下死者百餘人止一童子復
甦問之則曰忽見紅袍神從空而來持刀亂
砍故耳禮云孝子不登高不臨深茲其惘鑿
也夫噫世之爲定州浮屠者何多也苟非抱
玉尊之忠則蠻烟瘴雨之鄉天梯石棧之險
洞庭彭蠡長江大河之風波豈可輕蹈哉固
不若王陽之願爲孝子也

林君漫錄卷之終

頃王給舍劾郭子章著婦寺論爲可斬時睹其
槩茲閱其全不覺駭憤眦欲裂齒欲碎何物
狂悖乃爾旣自獻奸狀其誰能說之古昔帝
王念天命之靡常懼神器之難保凜凜馭朽
兢兢履冰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
典刑夜儆其百工曷嘗一日自暇自逸而不
與大小臣工相近哉今則云崇曰巖廊深曰
禁闥人臣希得進見正以全勢利而遠弑奪
噫此趙高所以簸弄二世之陰謀也果爾則

聖帝明王勢利皆不全耶弑奪皆不遠耶而
何高拱禁中者卒召望夷之釁游戲後庭者
竟貽景陽之辱耶且六相五臣四友十亂凝
丞輔弼䟽附先後君稱明臣稱良三五而降
代不乏人奚啻堯舜能近禹臯縱鮮夷齊豈
盡羿莽夫何故隱忠君愛國之芳規妄援亂
臣賊子之覆轍遂以隔絕槩歸群僚以親比
偏屬婦寺以深慮厚誣聖人而欲廣後宮則
稱其願人主長壽欲多闈寺則稱其無子孫

可託言言吐趨媚之衷字字增嬖倖之氣藉
曰止于弄國而弗思寔階篡國之禍藉曰未
聞繼世而弗思已釀殄世之慘蓋自豎刁亂
齊而宦官之焰張自妹喜喪夏而宮妾之難
乍野享坎盟指鹿竊柄擊毬推刃夫非刑餘
之稔惡歟燕啄皇孫鹿走姑蘇羯侵宮闕夫
非女戎之爲祟歟至若董卓乘節甫之濁亂
而入是漢鼎遷于節甫非遷于董卓也朱溫
因恭孜之恣橫而來是唐祚亡于恭孜非亡

于朱温也又若牝晨司凶虺聚竇倫竊大寶
革國命反易天明穢乎宸極微一呼左袒則
諸呂帝矣微五龍取日則諸武帝矣是漢之
幾危而復安唐之已亡而再造皆諸大臣力
也非兩女主自挈而還之也以近賢哲則如
此以近婦寺則如彼豈千載公案一筆勾倒
其意何居今

聖明在御方繹脫簪之傲而見朝宴罷以圖中
興之理惕近刑之戒姤佞透奸以修求命之

實而創此邪說暗投于二十年之前顯布于二十年之後及至被論公然自是悍然上

聞無忌憚極矣最可痛恨者謂父子亦不可近嗚呼甚哉父子繫屬毛離裏之親儲貳關宗廟社稷之重龍樓問寢鶴禁承歡朝示元良之尊潛消窺伺之孽式垂燕翼詎曰彌聞乃單指一二笈倫之子盡掃千百克肖之胤構詞反常蓄謀叵測將令天親睽于形跡之踈國本遙于堂陛之遠蓋從來兇險和媚小人

不敢出諸口者也匪直逞奸于一時抑且流
毒千萬世姑從未減投四裔以禦魑魅大快
公怒其斧鉞以徇諸侯不然昔少正卯以辯
言亂政而誅近李贄以異論拂經而死惡逆
如子童方之二臣加數等矣獨可漏網哉又
有選刻而傳之若雲間人陳繼儒者煽妖熒
衆併斬可也

郭論今刻論贈中問
之乃見遂句糾聚意

自古國家亂亡之事非一或篡于諸侯或奪于
權奸或據于夷虜而推本窮源多由婦寺始

人主溺晏安耽寵樂忘其國恤而宦官宮妾
簸弄其間不至決裂不止于是外侮乘之而
大命傾矣以官妾言之夏以妹喜絕神禹之
統商以妲己墜玄王之緒龍漉之業兆而周
鼎遷燕啄之妖興而炎祚熄雉經新城驅姬
嬖也鹿走姑蘇西施幸也點篝甫畢而官車
之駕晏後庭猶唱而景陽之井沉太直笑紅
塵之騎鼙鼓旋來合德投慎卹之膏啞臍已
晚晉之賈魏之胡皆躬行弑逆漢之呂唐之

武皆盜竊神器而女戎之禍於斯極矣以宦
官言之豎刁漏師且擅置君之柄伊戾坎盟
遂成奪嫡之謀柳用牲而合比逐闞守舟而
戴吳殞回天獨坐之專浮于恭顯張父趙母
之橫等于澄良定策國老太阿業已倒持門
生天子大物亦幾改步趙高弘志克明孰非
弑主之賊然嬴秦之祀竟斬曹節王甫令孜
孰非盜國之奸故劉李之祿永終而刑餘之
禍至是烈矣嗚呼覆轍千古如一殷鑒百世

可鏡有天下者念之戒之哉母惑奸言而近
婦寺也

新進臺省論人多侃侃諤諤而胡給舍劾康御
史尤壯哉大快公憤矣若漫詞無當則未有
甚于論周中丞者也疏內事得實無二而最枉
有二太倉被 召業已年餘纔一造請而謂
其類徃枉矣臺長被逐釁由主察貶黜奸佞
而謂其操戈抑亦枉矣夫言官風聞之誤固
無足怪獨念保釐之臣能家視國子視民如

中丞者有幾能造福一方一方之衆翕然艾
毋戴之如中丞者有幾而猶不免浮言將無
啟爲善者之懼而墮任事者之心哉則其關
繫非眇小也

予少也好觀前古事偉事恆
自奮勵冀身親見之而意廣
才踈年每虛度樹立靡聞今
老矣無所葢其迂狂孰託之
乎簡編已撰前別時三集矣
茲當感暑中偃臥北窗清風

得耳裨氣存爽思古傷今復
煩泓穎名曰多集猶前志也
或曰閱子諸集欲以直筆統
書教以忠文裨國是同志
者或然之無若忌者之口何曰
吾隱居放言惡用是拘者

為此知豕在斯不敢死也罪
豕在豕不敢辭也一聽之公
許可爾

萬曆戊申冬夏下浣日

松菊主人題